# 宋史

百一五

#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九　宋史四百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婁機　沈煥舒璘附　曹彥約

范應鈴　徐經孫

婁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授鹽官尉丁父憂服除調含山主簿郡委治銅城圩八十有四役夫三千有奇設廬以處之器用材植一出於官民樂勸趨兩旬告畢七攝鄰邑宰以治績聞調於潛縣丞輕賦稅正版籍簡獄訟興學校遭外艱免喪爲江東提舉司幹辦公事易淮東已

而復舊改知西安縣巨室買地爲塋域發地遇石復索元價機曰設得金將誰歸通判饒州平反冤獄蜀帥袁説友辟叅議幕中不就改幹辦諸司審計司轉對請裁損經費又論刑名疑慮之敝遷宗正寺主簿爲太常博士祕書郎請續編中興館閣書目又請寬恤淮浙被旱州縣時皇太子始就外傳遴選學官以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機日陳正言正道又以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太子賓之坐右朝夕觀省隨事開明多所裨益遷太常丞仍兼資善旋遷右曹郎官祕書省著作郎改兼駕部都城大火機應詔上封事力言朝臣務爲奉承不能出已見以

裨國論外臣不稱職至苛刻以困民財將帥偏裨務爲交
結而不知訓閱以彊軍律時年七十四閒不許太子得機
所著廣干祿字一編尤喜命戴溪跋之權監察御史講未
退而除命頒太子戀戀幾不忍舍機亦爲之感涕論京官
必兩任有舉主年三十以上方許作縣又論郡守輕濫太
甚貽害千里蘇師旦怙勢妄作蒙蔽自肆語及者皆罪去
而獨憚機韓侂胄議開邊機極口沮之謂恢復之名非不
美今士卒驕逸遽驅於鋒鏑之下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
一兵連禍結久而不解奈何侂胄聞之不說其議愈密外
廷罔測又上疏極論雖密謀人莫得知而羽書一馳中外

皇惑侍御史鄧友龍初不知兵騰書投合妄薦為大將旣召還專主此議機語友龍曰今日孰可為大將孰可為計臣正使以殿巖當之能保其可用乎遷右正言兼侍講首論廣蓄人才乞詔侍從臺諫學士待制三牙管軍各舉將帥邊郡一二人召問甄拔優養以備緩急進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詔遣宣諭荆襄機昌言曰使往慰安人情則可必欲開邊啓釁有死而已不能從也泗州捷聞愈增憂危且曰若自此成功以攄列聖之宿憤老臣雖死亦幸謫官但恐進銳退速禍愈深耳友龍至不能堪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機遂以言去侂冑誅召為吏部侍郎兼太子

左庶子還朝言至公始可以服天下權臣以私意橫生敗國殄民今當行以至公若曰私恩未報首爲汲引私讎未復且爲沮抑一涉於私人心將無所觀感矣又言兩淮招集敢勇不難於招而難於處若非繩以紀律課其勤惰必爲後害仍請檢校權臣內侍等沒入家貲專爲養兵之助機里人有故官吏部喪未舉而子赴調者機謂彼既冒法禁而部胥不之問即撻數吏使之治葬而後來聞者韙之兼太子詹事著歷代帝王總要以裨考訂遷給事中海巡八廂親從都軍頭指揮使年勞轉資恩旨太濫乞收寢未應年格之人年已及者予之帝稱善良久飛蝗爲災機應

詔言和議甫成先務安靜葺罅漏以成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練士卒以壯國威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權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參知政事當干戈甫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痍方深滋蠹紛然機彌縫裨贊甚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有舉貧及格當改秩作邑而必欲朝闕機曰若是則有勞者何以勸孤寒者何以伸若至上前自應執奏堂吏寄資未仕而例以外朝官賞陳乞封贈機曰進士非通籍不能及親汝輩乃以白身得之耶嘉定二年八月行皇太子冊命機攝中書令讀冊九月祀明堂爲禮儀使數上章告老帝不許皇

太子遣官屬勉留之以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力辭提舉洞霄宮以歸遂卒贈金紫光禄大夫加贈特進機初登第其父壽戒之曰得官誠可喜然爲官正自未易爾機撫其弟模楝卒爲善士居鄉以誠接物是非枉直判於語下不爲後言人憚而服之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其所薦進亦不欲人之知也

所著復有班馬字類機深於書學尺牘人多藏弆云

沈焕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始與臨川陸九齡爲友從而學焉乾道五年舉進士授餘姚尉揚州教授召爲太學録以所躬行者淑諸人蚤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同

僚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帝偉其儀觀遣内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其姑啓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爲訕已請黜之在職才八旬調高郵軍教授而去後充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煥亟言於安撫使鄭汝諧曰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自如安乎汝諧屬煥條奏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則芟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須索絶矣於是治並緣爲姦者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歲旱常平使分擇官屬振恤

得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改知婺源三省類薦書以聞遂通判舒州閒居雖病猶不廢讀書拳拳然以毋老爲念善類凋零爲憂卒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追贈直華文閣特謚端憲煥之友舒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補入太學張栻官中都璘往從之有所開警又從陸九淵遊曰吾惟朝於斯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矣乎朱熹呂祖謙講學于婺璘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床疏席總

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舉乾道八年進士兩授郡教授不赴繼爲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或忌璘所學望風心議及與璘處了無疑閒爲徽州教授徽習頓異詩禮久不預貢士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寖盛丞相留正稱璘爲當今第一教官司業汪逵首欲薦璘或謂璘舉員已足逵曰吾職當舉教官舍斯人將誰先卒剡薦之知平陽縣郡政頗苛及璘以民病告辭嚴義正守爲改容秩滿通判宜州卒璘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袁燮謂璘篤實不欺無豪髮矯僞楊簡謂璘孝友忠實道心融明樓鑰謂璘

之於人如煕然之陽春淳祐中特謚文靖

曹彥約字簡甫都昌人淳煕八年進士嘗從朱熹講學歷建平尉桂陽司録辰溪令知樂平縣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未上薛叔似宣撫京湖辟主管機宜文字漢陽闕守檄攝軍事時金人大入郡兵素寡弱彥約搜訪土豪得許禼俾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党仲昇將宣撫司軍屯郡城金重兵圍安陸遊騎闖漢川彥約授觀方畧結漁户拒守南河觀逆擊斬其先鋒且遣死士焚其戰艦晝夜殊死戰北渡追擊金人大敗去又遣仲昇劫金人砦殺千餘人仲昇中流矢死奏觀補成忠郎漢川簿尉贈仲昇

修武郎官其後二人彥約以守禦功進秩二等就知漢陽
嘉定元年詔求言彥約上封事謂敵豈不以歲幣爲利惟
其所向輒應所求輒得以我爲易與而縱其欲莫若遲留
小使督責邊備假以歲月當知眞僞設復大舉則民固已
怨矣欲進而我已戒嚴欲退而彼有叛兵決勝可期矣尋
提舉湖北常平權知鄂州兼湖廣總領改提點刑獄還湖
南轉運判官時盜羅世傳李元礪李新等相繼竊發桂陽
茶陵安仁三縣皆破環地千里莽爲盜區彥約至攸督運
人心始定遷直祕閣知潭州湖南安撫時江西言欲招安
李元礪朝命下湖南議招討之宜彥約言今不行討捕曲

徇招安失朝廷威重若元礪設疑詞以款重兵則兵不可撤戍民不得安業元礪果不可降彦約乃督諸將逼賊巢而屯擊破李新於酃洣新中創死衆推李如松爲首如松降遂復桂陽世傳素與元礪有隙至是密請圖元礪以自效彦約錄賞格報之且告于朝又予萬緡錢犒其師世傳遂禽元礪彦約還長沙未幾復出督戰餘黨悉平世傳既自以爲功遲留以邀重賂彦約諭以不宜格外邀求時池州副都統許俊駐兵吉之龍泉厚賂以結世傳超格許轉官資世傳遂以元礪解江西胡槼爲右司欲以世傳盡統諸峒而爲之帥悉徹江西湖南戍兵彦約固爭之槼不悅

然世傳終桀驁不肯出峒彥約密遣羅九遷爲間誘胡友睦許以重賞友睦遂殺世傳江西來爭功不與校權侍右郎官以右正言鄭昭先言寢其命久之以爲利路轉運判官兼知利州關外乏食彥約悉發本司所儲減價遣糴勸分免役通商蠲稅民賴以濟時沔州都統制王大才驕橫制置使董居誼既不得其柄反曲意奉之彥約以蜀之邊面諸司並列兵權不一微有小警紛然奏議理財者歸怨於兵弱握兵者歸咎於財寡乃作病夫議獻之廟堂曰古之臨邊求一賢者而盡付之兵權兵權正則事體重兵權專則號令一令廟堂之上患士大夫不奉行詔令惡士大

夫不恪守忠實故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付之又從中御以數維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卒有緩急各持己見兵權財計互相歸咎昔秦隴之俗以知兵善戰聞天下自昊氏世襲以來握兵者志在於怙勢不在於尊上用兵者志在於誅貨不在於息民本原一壞百病間出至有世將已叛而宣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不知更化之後逆黨既誅而土俗人心其實未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易成藩鎮之權起行伍而立微効者漸無階級之分由阜郊以至宕昌即隴西天水之地其忠義民兵利在戰鬬緩急之際固易鼓率若其恃勇貪利犯

上作亂則又不止於大軍而已苟不正其本原磨之以歲月漸之以禮義未見其可也今日之領帥權者必當近邊境必當擁親兵有兵權者必當領經費必當寬用度至於忠義之兵又須有德者以爲統率擇知書者以爲教導如古人所謂教民而後用之也今議不出此乃欲幸勝以爲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者必此人也時朝論未以爲然差知寧國府又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居亡何蜀邊被兵內有張福莫簡之變彥約之言無一不驗遷大理少卿又權戶部侍郎以寶謨閣待制知成都彥約乞赴闕奏事不允又申省乞入對不報改知福州又改知潭州彥約力辭提

舉明道觀尋以煥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理宗即位擢兵部侍郎兼國史院同修撰寶慶元年入對勸帝講學防近習次言當以慶曆元祐聽言爲法以紹聖崇觀諱言爲戒比年以來有以責直好名之說見於奏對者願陛下倚忠直如著龜去衺佞若蟊賊其有沮撓讜言者必加斥逐會下詔求言彥約上封事曰陛下謹定省以事長樂開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行宜足以取信於天下然兄弟至親猶誤於狂妄小人之手道路異說猶襲尺布不縫之謠臣以爲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漢淮南王欲危社稷張蒼馮敬等請論如法文帝旣赦其罪廢徙王

不幸而死封其二子於故地此往事之明驗本朝太宗皇帝之所已行也今若徇文帝緣情之義法太宗繼絶之意明示好惡無隙可指雖不止謗而謗息矣又言陛下求言之詔惟恐不逺然外議致疑以爲明言文武似或止於搢紳泛言小大恐不及於韋布引而伸之特在一命令之間耳又薦隆州布衣李心傳素精史學乞官以初品寘之史館從之尋兼侍讀俄遷禮部侍郎加寳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授兵部尚書力辭不拜改寳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陛辭言下情未通横斂未華帝曰其病安在對曰臺諫專言人主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包苴公行於都城

則州郡橫斂無可疑者提舉崇福宮卒以華文閣學士轉
通議大夫致仕贈宣奉大夫嘉熙初賜謚文簡
范應鈴字旂叟豐城人方娠大父夢雙日照庭應鈴生稍
長厲志于學丞相周必大見其文嘉賞之開禧元年舉進
士調永新尉縣當龍泉茶陵溪峒之衝寇甫平喜亂者詐
爲驚擾應鈴廉得主名捽而治之縣十三鄉寇擾者不時
安撫使移司兼郡初奏弛八鄉民租二年詔下如章旣而
復催以檢校之數應鈴力爭不從即詣郡自言反覆數四
帥聲色俱厲應鈴從容曰其非徒爲八鄉負民乃深爲州
家耳民貧迫之急將以不肖之心應之租不可得而禍未

易弭也帥色動令免下户既出令復徵之應鈴歎曰是使
我重失信於民也又力爭之訖得請民大感悅有大姓與
轉運使有連家僮恣橫厲民應鈴笞而繫之獄郡吏庭辱
令應鈴執吏囚之以狀聞調衡州録事總領聞應鈴名辟
爲屬改知崇仁縣始至明約束信期會正紀綱曉諭吏民
使知所趨避然後罷鄉吏之供需校版籍之欺㴂不數月
省簿成即以其簿及苗稅則例上之總領所自此賦役均
矣夙興冠裳聽訟發擿如神故事無不依期結正雖負者
亦無不心服眞德秀扁其堂曰對越將代整治如始至歲
杪與百姓休息閣債負蠲租稅釋囚繫恤生瘞死崇孝勸

睦仁民厚俗之事悉舉以行形之榜揭見者嗟歎調提轄
文思院幹辦諸軍審計添差通判撫州以言者罷與祠丁
內艱服除通判蘄州時江右峒寇爲亂吉州八邑七被殘
燬差知吉州應鈐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時耶即奉親以
行下車首以練兵足食爲先務然後去冗吏覈軍籍汰老
弱以次罷行應鈐洞究財計本末每鄙榷酤興利蘄五邑
悉改爲户吉舟車之會且屯大軍六萬户人勸之榷應鈐
曰理財正辭吾縱不能禁百姓群飲其可誘之利其贏耶
永新禾山群盜嘯聚數日間應者以千數應鈐察過客趙
希邵有才略檄之攝邑調郡兵結隅保分道擣其巢穴禽

之誅其爲首者七人一鄉以定贛叛卒朱先賊殺主帥應鈐曰此非小變也密遣諜以厚賞捕之部使者劾其輕發鐫一官閒居六年養親讀書泊如也起廣西提點刑獄力辭踰年乃拜命既至多所平反丁錢蠹民力奏免之召爲金部郎官入見首言今以朝行暮改之規撫欲變累年上翫下慢之積習以悠悠内治之敝政欲圖一旦赫赫外攘之大功又曰公論不出於君子而參以逢君之小人紀綱不正於朝廷而牽於弄權之閹寺言皆讜直識者韙之遷尚左郎官尋爲浙東提點刑獄力匄便養改直祕閣江西提舉常平併詭挾三萬户風采凜然丁外艱服除遷軍器

監兼尚左郎官召見奏曰國事大且急者儲貳爲先陛下不斷自宸衷徒眩惑於左右近習之言轉移於宮庭嬪御之見失今不圖姦臣乘夜半片紙或從中出忠義之士束手無策矣帝爲之動容屬鹽法屢變商賈之羸上奪於朝廷之自鬻下奪於都郡之拘留九江豫章扼其襟喉江右貧民終歲食淡商與民俱困矣應鈐力陳四害願用祖宗入粟易鹽之法授直寶謨閣湖南轉運判官兼安撫司峒獠蔣何三族聚千餘人執縣令殺王官帥憲招捕逾年不至應鈐曰招之適以長寇亟捕之可也即調飛虎等軍會隅總討之應鈐親臨誓師號令明壯士卒鼓勇以前禽蔣

時選父子及兇渠五人誅之脅從者使之安業未一月全師而歸授直煥章閣上疏謝事不允擢大理少卿再請又不允一旦籍府庫核簿書處決官事已遂及家務纖悉不遺僚屬勸以清心省事曰生死數也平生學力正在今日帥別之傑問疾應龄整冠肅入言論如平常之傑退儵然而逝應龄開明磊落守正不阿別白是非見義必爲不以得失利害動其心書饋不交上官薦舉不徇權門當官而行無敢撓以非義所至無留訟無滯獄繩吏不少貸亦未嘗没其貲曰彼之貨以悖入官又從而悖入之可乎進脩絜案姦贓振樹風聲聞者興起家居時人有不平不走官

府而走應鈴之門爲不善者輒相戒曰無使范公聞之讀書明大義尤喜左氏春秋所著有西堂雜著十卷斷訟語曰對越集四十九卷徐鹿卿曰應鈴經術似兒寛決獄似雋不疑治民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財似劉晏而正大過之人以爲名言

徐經孫字中立初名子柔寶慶二年進士授瀏陽主簿潭守俾部牙契錢至州有告者曰朝廷方下令頒行十七界會令若此錢皆用會小須則幸而獲大利矣經孫曰此錢取諸保司出諸公庫吾納會而私取其錢外欺其民内欺其心奚可哉詰旦悉以所部錢上之其人驚服有愧色辟

求與令知臨武縣通判潭州帥陳韡雅相知事必咨而後
行秩滿由豐儲倉提管進權轄國子博士兼資善堂直講
爲監察御史劾京尹厲文翁言僞而辨䟽入留中宣諭至
再即日出關上遣使追之不及進直寶章閣福建提點刑
獄號稱平允歲餘升安撫使召爲祕書監兼太子諭德經
孫爲安撫時韡家居門人故吏有撓法者不得逞相與摇
撼至是韡起家判本郡懷私逞忿無復交承之禮即日劾
奏通判語侵經孫謂席卷府庫而去於是罷通判削其秩
經孫造朝具白于政府事上聞帝大怒諭宰執曰陳韡老
繆至此宜亟罷之於是經孫再詣政府言其韡門生也前

日之白公事也苟韡以是得罪人謂我何請之不置俾自
乞閒明通判無罪識者韙之遷宗正少卿起居舍人起居
郎入奏君人者當守理欲之界限遷刑部侍郎兼給事中
外太子左庶子太子詹事輔導東宮者三年敷陳經義隨
事啓迪太子入侍必以其所講聞悉奏之帝未甞不稱善
景定三年春雷詔求直言經孫對曰三數年來言論者以
靖共爲主有懷者以諱訐爲戒忠讜之氣鬱不得行上帝
降監假雷以鳴切中時病公田法行經孫條其利害忤丞
相賈似道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未踰月諷御史舒有開奏
免罷歸授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不拜授端明殿大學士閒

居十年卒贈金紫光禄大夫經孫所薦陳茂濂爲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遂以親老謝歸終身不起

論曰嗚呼寧宗之爲君韓侂冑之爲相豈用兵之時乎故婁機力止之小學之廢久矣而機獨知致力於此沈焕舒璘學遠識明曹彦約可與建立事功范應鈴赫然政事如神明徐經孫清慎有守卒以爭公田迕賈似道去國君子稱之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九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　宋史四百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湯璹　蔣重珍　牟子才　朱貔孫

歐陽守道

湯璹字君寶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調德安府學教授轉三省樞密院架閣遷國子博士時召朱熹爲侍講未幾辭歸朝廷從其請予祠璹上疏言熹以正學爲講官四方顒望其有啓沃之益曾未踰時輒聽其去必駭物論宜追召熹還仍授講職疏上不報由是浸忤權相意而璹之直

聲亦大聞于時歷禮部架部二郎官出知常州入為大理少卿進直徽猷閣卒燾貞直槩與韓侂胄陳自強不合故屢嫉言者中傷燾生平奉祠閒居之日多於揚歷其在禮曹例掌三省奏記臨安大火寧宗遇災避正殿中書三表請復不許燾屬辭務持大體不為阿曲言者摭其語涉訕上而朝廷實知其無他故起復制詞有清風峻節之語燾嘗擇壻得蔣重珍後舉進士第一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簽書判建康軍丁母憂改昭慶軍尋以公事與部使者異議請祠易簽判奉國軍紹定二年召入對首以自天子至於庶人所當

先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爲言界限明則知有天下治亂而已何樂其尊知有生民休戚而已何樂其奉且論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吾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勝窮之費故吾民有不可勝窮之憂遷祕書省正字屢乞祠以伯父喪予告遷校書郎辭不可明年待命雲川移文閤門請對當路憚之添差通判鎮江府辭會行都火應詔曰臣頃進本心外物界限之說蓋欲陛下親攬大柄不退託於人盡破恩私求無愧於己儻以富貴之私視之一言一動不忘其私則是以天下生靈社稷宗廟之事爲輕而以一身富貴之所從來爲重不惟上負天命以先帝

聖母至于公卿百執事之所以望陛下者亦不如此也昔周勃今日握璽授文帝是夜即以宋昌領南北軍霍光今年定策立宣帝而明年稽首歸政今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為進退人才興廢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陛下焉有為天之子為人之主而自朝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臣所以痛心者九廟至重事如生存而徹小塗大不防於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袤而焦頭爛額獨全於火之未然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倚仗陛下自視不亦孤乎

昔史浩兩入相才五月或九月即罷孝宗之報功寧有窮已顧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授寶章閣主管雲臺觀則告吏部不受貼職祿不願貼職恩它日星變求言復申前說又慮柄臣或果去位君心易縱大權旁落則進爲君難六箴召爲祕書郎兼莊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對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詆權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以責難君父乞召眞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它惟辨君子小人重珍對曰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此爲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

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兼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以白務積精誠以寤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啓則手書削稾帝稱其平實遷著作佐郎邊帥以八陵圖來上詔百官集議重珍言史嵩之既失相位危於幕巢猶欲邀功自固其位請擇賢帥如漢用充國使之親至邊境審度事勢條上便宜丞相主出師關洛重珍力爭會邊帥議和戰不一復召集議重珍奏曩乞專意備守不得已則用應兵今不敢變前說不聽遂自劾以密勿清光乃不能遏兵端乞免說書職遷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起居舍人言近者當侍講席旋命止之或曰是日道流生朝夫輟講偶以它故則

當知聖躬舉措之難或所傳果得其實則當知聖心持守之難帝曰非卿不聞此言關洛師大衂後進兵重珍言君恥敗而欲勝之則心不平而成忿氣不平而成怒生靈之命豈可以忿怒用哉又言邇來用臺諫頗主不必矯激之說似畏剛方大過之士竊窺選用之意正謂其平易而省事耳然數月之間一失於某再失於某借曰愼重臺綱而憂其激亦當以平正者居之又論禁旅貧弱教習頻嚴輟不能堪不稍變通非消變之道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言更化以來舊弊未去者五徇私調停覆護姑息依違是也今又益之以輕易遷起居郎以疾求去以集英

殿修撰知安吉州權刑部侍郎三辭不許自劾其不能取信朝廷之罪乞鐫斥置閑散促覲愈力而疾不可起詔守刑部侍郎致仕贈朝請大夫謚忠文

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八世祖允良生期歲淳化間盜起舉家殲焉惟一姑未笄以甕覆之得免子才少從其父客陳咸咸張樂大宴子才閉戶讀書若不聞見者咸異之學于魏了翁楊子謨虞剛簡又從李方子方子朱熹門人也嘉定十六年舉進士對策詆丞相史彌遠調嘉定府洪雅縣尉監成都府權茶司賣引所辟四川提舉茶馬司準備差遣使者魏泌衆人遇之子才拂衣竟去泌以書幣謝不

受改辟總領四川財賦所幹辦公事詔李心傳即成都修
四朝會要辟兼檢閱文字制置司遣之文州視王宣軍饟
鄧艾縋兵處也道遇宣曰敵且壓境宣已退矣君毋庸往
子才不可遂至州視軍吏而還甫出境文州陷辟知成都
府溫江縣事未上連丁內外艱時成都已破遂盡室東下
免喪心傳方修中興四朝國史請子才自助擢史館檢閱
入對首言大臣不公不和六事次陳備邊三策理宗顧問
甚悉將下殿復召與語翼日帝諭宰相曰人才如此可峻
擢之左丞相李宗勉擬祕書郎右丞相史嵩之怒子才言
己遽曰姑遷校勘俄宗勉卒嵩之獨相亟請外通判吉州

轉通判衢州日食詔求言上封事萬言極陳時政得失且乞蚤定立太子入爲國子監主簿兼史館校勘踰年遷太常博士鄭清之再相子才兩上封事言今日有徽欽時十證又請爲濟王立後以回天怒校書郎徐霖言諫議大夫鄭寀臨安府尹趙與篡不報出關子才言陛下行霖言則霖留不然則不留也二人之中寀尤無恥請先罷之寀去至若嵩之謀復相清之誤引嵩之之黨别之傑共政皆歷歷爲上言之作書以孔光張禹切責清之清之復書媿謝謁告還安吉州寓舍遷祕書郎屢辭主管崇道觀踰年遷著作佐郎又辭清之卒之明日詔子才還朝遷著作郎左

丞相謝方叔右丞相吳潛交書道上意趣行益急乃至兼
崇政殿說書子才隨事奏陳舉朝誦子才奏疏皆曰有德
之言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權禮部郎官
時修四朝史乃復兼史館檢討信州守徐謂禮奉行經界
苛急又以脊杖比校催科飢民嘯聚爲亂子才言于上立
罷經界謫謂禮浙東福建九郡同日大水子才言今日納
私謁溺近習勞土木庇小人失人心五者皆蹈宣和之失
苟不恐懼修省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將至矣燮理陰陽大
臣之事宜諭大臣息乖爭以召和氣除壅蔽以通下情今
遣使訪問水災德至渥也願出內帑振之又言君子難聚

而易散今聚者將散其幾有十又言謚以勸懲當出自朝廷毋待其家自請左司徐霖言諫議大夫葉大有帝大怒逐霖給事中趙汝騰繳之徙它官汝騰即出關子才上疏留之大有遂劾汝騰子才上疏訟汝騰誣及大有之欺未幾罷大有言職故事早講講讀官皆在晚講惟說書一員宰相懼子才言己並晚講於早自是不得獨對矣遷軍器少監御史蕭泰來劾高斯得徐霖右司李伯玉言泰來所劾不當上切責伯玉降兩官罷子才又言陛下更化召用諸賢今汝騰斯得霖相繼劾去伯玉又重獲罪善人盡矣除兼侍立修注官力辭行都大火子才應詔上封事言甚切

直兼直舍人院會泰來亦遷起居郎聰與泰來同列七疏力辭上爲出泰來而子才亦請去不已曰泰來既去臣豈得獨留上不允又言蜀當以嘉渝夔三城爲要欲保夔則巴蓬之間不可無屯以控扼之欲保渝則利閬之間不可無屯以遏截之欲守嘉則潼遂之間不可無屯以犄角之屯必萬人而後可升兼侍講御史徐經孫劾府尹厲文翁不報出關子才奏留之文翁改知紹興府又繳其命伯玉降官已逾年舍人院不敢行詞子才曰故事文書行不過百刻即爲書行以爲叙復地帝曰謫詞皆褒語可更之子才不奉詔丞相又道帝意子才曰腕可斷詞不可改丞相

欲改則自改之乃已淮東制置使賈似道以海州之捷子才草奬諭詔策述軍容之盛不言其功且語多戒敕似道不樂又言全蜀盛時官軍七八萬人通忠義爲十四萬今官軍不過五萬而已宜招新軍三萬并撫慰田楊二家使歲以兵來助如此則蜀猶可保不則不出三年蜀必亡矣湯漢黄蜕召試學士院子才發策蜕譽嵩之罷蜕正字去遷起居郎言外郡以進奉易寵賞左右以土木蠱上心小人以譁競朋比陷君子此天災所以數見也明堂禮成帝將幸西太乙宫款謁實欲遊西湖爾子才力諫止皇子冠面諭作樂章禮部言古者適子一醮無樂庶子三醮有樂

用樂非是子才言嫡庶之分特以所立之地不同非適專
用醴庶專用醮也樂章乃學士院故事況面諭臣不敢不
作詔從之又言首蜀尾吳幾二萬里今兩淮惟賈似道荆
蜀惟李曾伯二人而已可爲寒心謂宜於合肥別立淮西
制置司江淮別立荆湖制置司且於漣楚光黄均房巴閬
緜劒要害之郡或築城或增戍以守之似道聞之怒曰是
欲削吾地也正月望召妓入禁中子才言此皆董宋臣輩
壞陛下素履權兵部侍郎屢辭帝不允外同修國史實録
院同修撰御史洪天錫劾宋臣文翁及謝堂等不報出關
子才請行其言文翁別與州郡堂自請外補宋臣自請解

內轄職而宋臣錄黃竟不至院蓋子才復有言也吳子聰之姑知古爲女冠得幸子聰因之以進得知閤門事子才繳之曰子聰依憑城社勢燄熏灼以官爵爲市搢紳之無恥者輻湊其門公論素所切齒不可用帝曰子聰之除將一月矣乃始繳駁何也可即爲書行子才曰文書不過百刻此舊制也今子聰錄黃二十餘日乃至後省蓋欲俟其供職使臣不得繳之耳給舍紀綱之地豈容此輩得以行私於其間於是子聰改知澧州待次子才力辭去帝遣檢正姚希得挽留之不可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前是例兼提領江淮茶鹽子才以不諳財懇免至郡首教民孝弟

以前人慈竹義木二詩刻而頌之間詣學爲諸生講說經
義修采石戰艦百餘艘造兵仗以千計前政負上供綱及
總所綱七十萬緡悉爲補之蠲黃池酒息六十餘萬貫三
縣秋苗畸零萬五千餘石夏稅畸零紬帛四千五百餘匹
絲七百餘兩緜一萬三千餘兩麥二千餘石郡有平糴倉
以米五千石益之又以緡錢二十六萬創抵庫歲收其息
以助糴本召入對權工部侍郎時丁大全與宋臣表裏濁
亂朝政子才累疏辭歸初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自爲記
曰白之斥實由高力士激怒妃子以報脫鞾之憾也力士
方貴倨豈甘以奴隸自處者白非直以氣陵亢而已蓋以

爲掃除之職固當爾所以反其極重之勢也彼昏不知顧
爲逐其所忌力士聲勢益張宦官之盛遂自是始其後分
提禁旅蹀血宮庭雖天子且不得奴隸之矣又寫力士脫
韡之狀爲之贊而刻諸石屬有拓本遺宋臣宋臣大怒持
二碑泣愬于帝乃與大全合謀嗾御史交章誣劾子才在
郡公燕及餽遺過客爲入已降兩官猶未已帝疑之密以
槩問安吉守吳子明子明奏曰臣嘗至子才家四壁蕭然
人咸知其清貧陛下毋信讒言帝語經筵官曰牟子才之
事吳子明乃謂無之何也衆莫敢對戴慶炣曰臣憶子才
嘗繳子明之兄子聰帝曰然事遂解蓋公論所在雖仇讎

不可廢也未幾大全敗宋臣斥誣劾子才者悉竄嶺海外乃復子才官職提舉玉隆萬壽宮帝卽欲召子才會似道入相素憚子才又憾草詔事僅進寶章閣待制知溫州又嗾御史造飛語目子才爲潛黨將中以危禍上意不可奪遂以禮部侍郎召屢辭不許乃賜御筆曰朕久思見卿故有是命卿其勿疑爲我彊起故事近臣自外召者必先見帝乃供職子才至北關請內引奏事宦者在旁沮之帝特令見大說慰諭久之時似道自謂有再造功四方無虞皆其力故肆意逸樂惡聞讜言子才言開慶之時天下岌岌殆矣今幸復安不知天將去疾遂無復憂耶抑順適吾意

而基異時不可測之禍也奈何懷宴安以鴆毒而不明閒暇之政刑乎忠厚者我朝之家法也乃者小人枋國始用一切以戕其脈今當反其所爲奈何愈益甚乎謂宜悉取祖宗所以待士愛民祈天永命者循而行之言議者國之元氣也今言及乘輿尚見優假事關廊廟忿怒斯形朝政之闕失臣下之蔽蒙何由上達乎帝曰非卿不聞此言宣坐賜茶問外事甚悉子才具以田里疾苦對帝顰蹙久之即兼侍讀尋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宋臣有内侍省押班之命舉朝爭之不能得子才入疏詰朝帝出其疏示輔臣皆曰子才有憂君愛國之眞無要譽沽名之巧擢權

禮部尚書祀明堂子才爲執綏官帝問漢唐文物占對詳
贍時士大夫小迕權臣輒竄流子才請重者量移輕者放
還兼直學士院前是係直多以疾免子才始復舊制帝賜
詩褒賞每直輒召對内殿語至夜分或就賜酒果兼給事
中彗星見應詔上封事請罷公田更七司法正爲尚書力
辭不許升修國史實録院修撰徐敏子以星赦量移似道
惡其爲潛所用諷後省繳之子才不可葉李呂宙之等上
書攻似道似道怒欲殺之以它事下天府獄子才請宥之
又遺書似道似道復書辭甚忿徑從天府斷遣不復以聞
蓋懼子才再有所論駁也度宗在東宮雅敬子才言必稱

先生即位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力辭不拜請去不已進端明殿學士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贈四官官其後二人子才事親甚孝弟子方客死公安挾其柩葬安吉女弟在眉山拔其家于兵火致之安吉在吉州文天祥以童子見即期以遠大所薦士若李芾趙卯發劉黻家鉉翁後皆為忠義士平江守吳淵籍富民田以千餘畝遺子才皆卻之身後家無餘貲賣金帶乃克葬有存齋集內制外制四朝史稾奏議經筵講義口義故事四尚易編春秋輪輻子巘大理少卿

朱貔孫字興甫浮梁人淳祐四年進士授臨江軍學教授

丞相史嵩之聞貌孫名欲致之館下以祿未及親辭喪父
服除授福州學教授差充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制置使
王埜丘岳馬光祖趙與陋皆薦之丁大全在臺勢燄熏灼
天久陰雨貌孫貽書政府言回積陰之道去姦邪罷手實
蠲米税姦邪指大全也丞相董槐得書嘉歎主管尚書刑
工部架閣文字宦者董宋臣寵幸用事貌孫發策試胄子
極論宦寺專權之患宋臣諷言者論罷之光祖辟添差江
東安撫司機宜文字擢史館校勘時大全執政使其黨許
以驟用貌孫力拒之且謁告歸省遷太學博士屬帝親擢
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説書首疏論大全權姦誤國之罪倡

言學校六士之究又以翕聚人才凝固人心精擇人言增禁旅以壯帝畿擇良守以牧内郡選全才以守江面嚴舟師以防海道因地募兵以應突至之敵并力合勢以援必守之地時有建議遷都四明者貔孫亟上疏言鑾輿若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蠭起必不可遂止貔孫在講筵言及宋臣撓政事忤旨遷大理少卿又遷司農少卿兼太子右諭德詔許乘馬赴講貔孫諭導得體衍說經義有關於君道者必委曲敷暢陰寓警戒太子每爲之改容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權直舍人院時大禮成封命叢委吏持詞頭下每夕無慮數十貔孫運筆

如飛夜未中已就皆溫潤典雅遷宗正少卿丁母憂服除授秘書監兼太子左諭德改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姓名已付外矣尋復改命浙西行公田吏並緣爲姦貔孫疏其獘推春秋尊王絀霸之旨勸帝崇仁政用吉士行正論賜賚甚渥擢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請嚴京師淫聲奇服之禁他所論苗耗役害及經理川蜀皆當世急務宋臣覆出朝論紛然貔孫因對力斥其姦卒奪祠升侍御史兼侍講長星出東方貔孫力詆外戚内臣及進奉羨餘失人心者且曰回天心自回人心始辭旨懇切帝爲之感動升侍讀貔孫之再入臺屬蜀疆埸多事屢陳備禦之策理宗春秋高

倚成賈似道似道擅命貔孫隨事進諫不肯阿附至若行公田之政屢於經筵密以告帝似道自是深忌之貔孫累疏求去理宗崩度宗即位擢右諫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兼賜章服犀帶以疾乞辭言職遷吏部尚書不拜帝以舊學故雅欲留貔孫使者旁午於道而貔孫辭益力以華文閣學士知寧國府似道諷言者論罷久之提舉太平興國宮復華文閣學士知袁州至郡宣布德意以戢暴禁貪爲先務郡倉受租舊倚斛面取贏吏加漁取貔孫知其敝悉榜除之許民自槩量宿敝頓革田里歡聲興學校以勸士升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未幾卒于袁之郡治贈

四官與恩澤二令所在給喪事有文集奏議行世

歐陽守道字公權一字迂父吉州人初名巽自以更名應舉非是當祭必稱巽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學里人聘爲子弟師主人瞷其每食舍肉密歸遺母爲設二器馳送乃肯肉食鄰媪兒無不歎息感動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爲鄉郡儒宗江萬里守吉州守道適貢于鄉萬里獨異視之淳祐元年舉進士廷對言國事成敗在宰相人才消長在臺諫昔者當國惡箴規言者疑觸迕及其去位共謂非才或有迎合時宰自效殷勤亦有疾惡乖方茍求玭纇以致忠邪不辨黜陟無章唱名徐儼夫爲第一儼夫揖守道起曰

吾愧出君上矣君文未嘗不在我上也授雩都主簿丁母憂服除調贛州司户其次在十年後萬里作白鷺洲書院首致守道爲諸生講説湖南轉運副使吴子良聘守道爲嶽麓書院副山長守道初升講發明孟氏正人心承三聖之説學者悅服宗人新及子必泰先寓居長沙聞守道至往訪之初猶未識也晤語相契守道即請于子良禮新爲嶽麓書院講書新講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一章守道起曰長沙自有仲齊吾何爲至此仲齊新之字也踰年新卒守道哭之慟自銘其墓又薦其子必泰於當道子良代守道復還吉州里有張某喪其父小祥而舅氏訟以事繫

之獄使不得祭邀其售己地以葬守道聞之歎曰吾惟痛斯子之不得一哭其父也且其痛奈何明日告之邑令曰此非人心瀆祭而薄之撓葬而奪之舅如此是自食其肉也請任斯子出祭而復獄令亟出之其舅醜誣守道守道亦不自辨轉運使包恢爲請祠于朝萬里入爲國子祭酒薦爲史館檢閱召試館職授祕書省正字安南國王陳日照傳位其子求封太上國王下省官議守道謂太上者漢高帝以尊其父累朝未之有改若賜詔書稱太上國王非便南越尉佗嘗自稱蠻夷大長老正南夷事也禮方伯自稱曰天子之老大夫致仕曰老自稱亦曰老自蠻夷言之

則有尉佗之故事自中國言之亦方伯致仕者之常稱漢亦有老上單于之號易太以老無損或去上字存其太字太王則有古公三太三少太宰少宰太所以别於少也謂父爲太則子爲少矣太以尊言則太后太妃太子太孫以畢言則太史太卜太祝樂太師太固上下所通用也時病足不及與議遷校書郎兼景憲府教授遷祕書郎轉對言欲家給人足必使中外臣庶無復前日言利之風而後可風化惟反諸身化之以儉而彼不爲儉吾惟有卑宫室菲飲食化之以廉而彼不興廉吾惟有不貴難得之貨不厚無益之藏以言罷守道徒步出錢塘門唯書兩篋而已理

宗遺詔聞守道與其徒相嚮哭踊僮奴孺子各爲悲哀感
淳三年特旨與祠詔大臣舉賢才少傅吕文德舉九十六
人守道預焉添差通判建昌軍以書謝廟堂曰史贊大將
軍不薦士今大將軍薦士矣而其何以得此於大將軍哉
幸嘗蒙召擢備數三館異時或者謂其放廢無聊託身諸
貴人虧傷國體則寧得而解願仍賦祠禄足矣遷著作佐
郎兼崇政殿說書兼權都官郎官經筵所進皆切於當世
務上爲動色遷著作郎卒家無一錢守道之兄之妻蚤喪
其子演五歲餘且多病浚生甫數月守道三十未有室顧
無能乳哺者日夜抱二子泣里巷憐之演既長出莫知所

之守道哭而求諸野終不能得三年不食肉顚頷不釋者
終身吉有賢守而大家怨之厚誣以贓者下其事常平使
者會旱甚禱雲騰守道曰無以禱也雲騰之神唐郡守吳
侯也寃莫甚於前守寃不直而吳侯於禱侯有辭矣匹婦
藏寃旱或三年寃在民牧害豈其小反覆千餘言或迂笑
之守道不改告來者不倦守卒以得直所著有易故文集
論曰湯璹立朝蹇諤蔣重珍自擢巍科既居盛名之下而
[illegible]立於當世可謂難矣牟子才朱貔孫眞聲著于中外
[illegible]守道[illegible]醇儒也

[illegible]卷第[illegible]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一　宋史四百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孟珙　杜杲子庶　王登

楊掞　張惟孝　陳咸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四世祖安嘗從岳飛軍中有功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父宗政時為趙方將以兵禦之珙料其必闞樊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越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被檄援棗陽臨陣嘗父子相



李俊寫

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十二年完顏訛可步騎二十萬分兩路攻棗陽環集城下珙登城射之將士驚服宗政命珙取它道刼金人破砦十有八斬首千餘級大俘軍器以歸金人遁以功升下班祗應十四年入謁制置使趙方一見奇之辟光化尉轉進武校尉十六年以功特授承信郎丁父憂制置使起復之珙辭訖葬趣就職又辭轉成忠郎理宗即位特授忠翊郎尋差峽州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京湖制置司差提督虎翼突騎軍馬又辟京西第五副將權

管神勁左右軍統制初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
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
珙分其軍為三衆乃帖然紹定元年珙白制置司糾
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
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
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是年收十五萬石又命忠順
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二年升京西第五
正將棗陽軍總轄本軍屯駐忠順三軍明年差京西
兵馬都監丁母憂又明年起復京西兵馬鈐轄棗陽
軍駐劄仍總三軍六年大元將那顔倴盞追金主完

顏守緒逼蔡檄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與武天錫及鄧守移剌瑗相犄角為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剽甚天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衆二十萬為邊患珙逼其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是役獲首五千級俘其將士四百餘人戶十二萬二十有奇乃授江陵府副都統制賜金帶制置司檄珙問邊事珙曰金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人不為少然須木查騰雲呂堰等砦受節制乃可濟已而劉全雷去危兩部與金人戰于夏家橋小捷有頃金人犯呂堰珙喜曰吾計得矣亟命諸軍追擊呂堰進

逼大河退逼山險砦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獲甲士五十有二斬首三千馬牛槖駞以萬計歸其民三萬二千有奇瑗遣其部曲馬天章奉書請降得縣五鎮二十二官吏一百九十三馬軍千五百步軍萬四千戶三萬五千三百口十二萬五千五百五十三珙入城瑗伏階下請死珙為之易衣冠以賓禮見初仙屯順陽為宋軍所撓退屯馬蹬金順陽令李英以縣降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珙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使各招其徒以殺其

勢制置司是之七月己酉仙愛將劉儀領壯士二百降珙問仙虛實儀陳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岵山沙窩孤立三帥成禽矣珙翼日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為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青等擣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建入帳中斬金將首囊佩之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丙辰出師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路一軍圍訖石烈一軍圍小總帥砦火燭天殺僇山

積餘逸去者復為成明伏軍所得壯士老少萬二千三百來歸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是日三戰三克未幾丁順等又破默候里砦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為我招之乎儀曰晉德與花腿王顯金鎮撫安威故舊招之必來迺遣德行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軍榜以向珙從之威見德叙情好甚歡介德往見顯顯即日以書乞降德復請珙遣劉儀候之顯軍約五千猶未解甲珙令作栲栳陣入陣周視良久乃去如素所撫循饗以牛酒皆醉飽歌舞珙料武仙將上岵山絶頂窺伺令樊文彬

詰旦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
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
厓谷山為之赬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
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還具言仙不欲降
謀徃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
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石穴九砦
丙辰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
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
攻而以文彬往來給事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一時俱
破武仙走追及於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

銀葫蘆山軍又敗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人獲甲兵無筭還軍襄陽轉脩武郎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大元兵遣宣撫王檝約共攻蔡制置使謀於珙珙請以二萬人行因命珙盡護諸將金兵二萬騎繇真陽橫山南來珙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卻走追至高黃陂斬首千二百級倴盞遣兎花忒沒荷過出阿悉三人來逆珙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倴盞喜約為兄弟酌馬湩飲之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有七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飢珙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以防突

圍珙與倴盞約南北軍毋相犯決堰水布虎落倴盞遣萬戶張桼帥精兵五千人入城金人鈎二卒以往桼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桼以出撥發官宋榮不肅將斬之衆下馬羅拜以請猶杖之黎明珙進逼石橋鈎致生俘郭山戰少却金人突至珙躍馬入陣斬山以徇軍氣復張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俘金人百有二斬首三百餘級翼日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爭樓諸軍魚貫而上金人又飾美婦人以相蠱麾下張禧等殺之遂拔柴潭樓俘其將士五百三十有七人蔡人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

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
畏珙召麾下飲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設樓伏弩能
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
待皆曰隄堅未易鑿珙曰所謂堅者止築兩隄首耳
鑿其兩翼可也潭果決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擒其
兩將斬之獲其殿前右副點檢溫端磔之城下進逼
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為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
珙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壓城上
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絶糧已三月鞍韉敗鼓皆糜煮
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

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下令
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已酉珙帥師向南門至
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
之萬衆競登大戰城上降其丞相烏古論栲栳殺其
元帥兀林達及偏裨二百人門西開招倴盞入江海
執其參政張天綱以歸珙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
時即取寶玉貢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
煙燄未絕珙與倴盞分守緒骨得金謚寶玉帶金銀
印牌有差還軍襄陽特授武功郎主管侍衛馬軍行
司公事擢建康府都統制兼權侍衛馬軍行司職事

太常寺簿朱楊祖看班祗候林拓朝入陵謀云大元兵傳宋來爭河南府哨已及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增屯設伏又聞淮閫刻日進師衆畏不前珙曰淮東之師由淮泗遡汴非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逮師至東京吾已歸矣於是晝夜兼行與二使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歸制置司奏留珙襄陽兼鎮北軍都統制鎮北軍者珙所招中原精鋭百戰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漅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俄令赴樞密院稟議授帶御器械二年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時暫黃州駐劄朝辭上曰卿名將之子忠



李俊寫

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績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兼知光州又兼知黃州三年珙至黃增埤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又慮兵民雜處因高阜爲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刱章家山毋家山兩堡爲先鋒虎翼飛虎營兼主管管內安撫司公事節制黃蘄光信陽四郡軍馬大元兵攻蘄州珙遣兵解其圍又攻襄陽隋守張龜壽荊門守

朱楊祖郢守喬士安皆委郡去復州施子仁死之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援衆謂無踰珙者乃先遣張順渡江珙以全師繼之大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又遣外弟趙武等共戰躬往節度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封隋縣男擢高州刺史忠州團練使兼知江陵府京西湖北安撫副使未幾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大元大將忒沒䚟入漢陽境大将口温不花入淮甸蘄守張可大舒州李士達委郡去光守董堯臣以州降合三郡

人馬糧械攻黃守王鑑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卒全其城斬逗留者四十有九人以徇御筆以戰功賞將士特賜珙金盌珙益以白金五十兩賜之諸將將士彌月苦戰病傷者相屬珙遣醫視療士皆感泣二年春授寧遠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鄂州江陵府諸軍都統制珙以三軍賞典未須表辭詔曰有功不賞人謂朕何三軍勲勞趣其來上封爵之序自將帥始卿奚辭焉未幾授樞密副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副使兼督視行府參謀官未幾升制置使兼知岳州廼撽

江陵節制司擣襄郢於是張俊復郢州賀順復荆門軍十二月壬子劉全戰于冢頭戰于樊城戰于郎神山屢以捷聞三年春正月曹文鏞復信陽軍劉全復樊城遂復襄陽授樞密都承旨制置使兼知鄂州全遣譚深復光化軍息蔡降珙命以兵逆之得壯士百餘籍為忠衛軍初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饟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珙奏畧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

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焉庚寅諜報大元兵欲大舉臨江珙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忠衛舊將晉德自光化來歸珙奬用之珙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夔聲援遣于德興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户谷大元兵自隨闚江珙密遣劉全拒敵遣伍思智以千人屯施州大元大將塔海并禿雪帥師入蜀號八十萬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張舉提兵間道抵均州

防遏大元兵度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為湖北安撫副使知峽州急以書謀備禦珙請于督府帥師西上璟調金鐸一軍迎拒于歸州大埡砦劉義捷于巴東縣之清平村珙弟瑾選精兵二千駐澧州防施黔路四年進封子珙條上流備禦宜為藩籬三層乞剏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涪南以下江面之責為第一層備鼎澧為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為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郴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楊鼎張謙往辰沅靖三州同守倅曉

諭熟蠻講求思播施黔支徑以圖來上會諜知大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撓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制拜寧武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招集麻城縣巴河安樂磯管公店淮民三百五十有九人皆沿邊經戰之士號寧武軍令璋領之進封漢東郡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回鶻愛里八都魯帥壯士百餘老稚百一十五人馬二百六十匹來降剏飛鶻軍改愛里名艾忠孝充總

轄乞補以官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交章于朝玠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弗克而兩司方勇於私鬬豈不愧廉藺之風乎馳書責之隆之大雅得書大慚釐蜀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曰差除計屬曰功賞不明曰減尅軍糧曰官吏貪黷曰上下欺罔又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黎守閻師古言大理國請道黎雅入貢玠報大理自通邕廣不宜取道川蜀卻之兼夔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軍無宿儲玠大興屯田調

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莊一百
七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上屯田始末與所
減券食之數降詔獎諭靖州猺林賽良為亂遣王瑀
平之淳祐二年珙以京襄死節死事之臣請于朝建
祠岳陽歲時致祭有旨賜名閔忠廟淮東受兵樞密
俾珙應援遣李得帥精兵四千赴之珙子之經監軍
諜知京兆府也可那延以騎兵三千經商州取鶻嶺
關出房州竹山遣王令屯江陵尋進屯郢州劉全屯
沙市焦進提千人自江陵荆門出襄檄劉全齎十日
糧取道南漳入襄與諸軍合大元兵至三川珙下令

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乏糧請
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棟至夔州使高達斬其首以徇
由是諸將稟令惟謹大元兵至瀘珙命重慶分司發
兵應援遣張祥屯涪州拜檢校少保進封漢東郡公
珙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
而靖尤急令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
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
州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兵諱備多此
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既守灘磧又守關隘此京
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荆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

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畧相似利害至重余玠宣諭四川道過珙珙以重慶積粟少餉屯田米十萬石遣晉德帥師六千援蜀之經為策應司都統制四年兼知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擣吾虛不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之詔京湖調兵五千戍安豐援壽春珙遣劉全將以往繼有命分兵三千備齊安珙言黃州與壽昌三江口隔一水耳須兵即度何必預遣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

警我軍已疲非計之得也不從五年御筆以職事脩
舉轉行兩官許令回授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
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
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廼脩
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
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
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匱蓄泄三百里間
湫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
珙以身鎮江陵而兄璟帥武昌故事無兄弟同處一
路者乞歸田不允詔以兵五千援淮珙使張漢英帥

之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西珙移書執政曰大理至邕數千里部落隔絶今當擇人分布數郡使之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刱關屯兵積糧聚芻於何地聲勢既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聞風調遣空費錢糧無補於事不聽大元大將大納至江陵遣楊全伏兵荆門以戰珙先期諜知達于樞密檄兩淮為備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珙奏襄蜀蕩析士無所歸蜀士聚於公安襄士聚於郢渚臣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没入田廬隷之使有所教養請帝題其榜賜焉初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亦潰乃厚

招之降者不絶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為
質珙白于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
不克伸矣病遂革乞休致授檢校少師寧武軍節度
使致仕終于江陵府治時九月戊午也是月朔大星
隕于境内聲如雷雹之夕大風發屋折木訃至帝震
悼輟朝賻銀絹各千特贈少師三贈至太師封吉國
公謚忠襄廟曰威愛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
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語折衷
衆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
雖重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凛然無敢涕唾者退則

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絶滋味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名警心易贊亦通佛學自號無菴居士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父頴仕至江西提點刑獄故杲以任授海門買納鹽場未上福建提點刑獄陳彭壽檄攝閩尉民有甲之子死誣乙殺之驗髮中得沙而甲舍旁有池沙類髮中者鞫問子果溺死江淮制置使李玨羅致幕下滁州受兵檄杲提偏師往援甫至民蔽野求入避滁守固拒杲啓鑰納之金人圍城數重杲登陴中矢益自奮厲卒全其城調江山丞兩浙

轉運使朱在辟監崇明鎮崇明改隸淮東總領與總
領岳珂議不合慨然引去珂出文書一卷曰舉狀也
杲曰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珂怒杲曰可劾者
文林不可強者杜杲珂竟以負蘆錢劾朝廷察蘆無
虧三劾皆寢淮西制置曾式中辟廬州節度推官浮
光兵變杲單騎往誅其渠魁守將爭餉金幣悉封貯
一室將行屬通判鄭準反之安豐守告戍將翕搖軍
情且為變帥欲討之杲曰是激使叛也請與兩卒往
呼將諭之曰而果無他可持吾書詣制府將即日行
一軍帖然知六安縣民有嬖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

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杲書其牘云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為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李衍覽之擊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知定遠縣會李全犯邉衍時為淮帥辟通判濠州朝廷以杲久習邉事擢知濠州制置大使趙善湘謀復盱眙訪杲杲曰賊恃外援當斷盱眙橋梁以困之卒用其策成功金衆數萬駐榆林阜請降輜重甚富或請誘而圖之杲曰殺降不仁奪貨不義納之則有後患諭而遣之召奏事差主管官告院知安豐軍善湘與趙范范弟

葵出師遷淮西轉運判官詔問守禦策杲上封曰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慮內事外移南實北腹心之地必有可慮時在外諫出師者惟杲一人及兵敗洛陽人始服其先見奉崇道祠再知濠州未行改安豐大元兵圍城與杲大戰明年大兵復大至又大戰擢將作監御書慰諭之丞相李宗勉叅知政事徐榮叟曰帥淮西無逾杜杲者詔以安撫兼廬州進大府卿淮西制置副使兼轉運使復與大元兵戰累疏請老不許權刑部尚書淳祐元年乞去愈力擢工部尚書遂以直學士奉祠帝欲起之帥廣

西以言者罷帝曰杜杲兩有守功若脫兵權使有後
禍朕何以使人乃起知太平州俄擢華文閣學士沿
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行宮留守節制安慶和無為三
郡杲罷楊林堡以其費備歷陽淮民寓沙上者護以
師首謁程顥祠總領所即張栻宦遊處陳像設祀焉
置貢士莊蠲民租二萬八千石復與大元兵戰于真
州進敷文閣學士遷刑部尚書引見帝加獎勞乞歸
不許兼吏部尚書杲隨資格通其礙銓綜為精眾成
太子賂當國者求銓試杲曰昔沈繼祖論朱文公成
大亦論真文忠公皆得罪名教者子孫宜廢錮安得

仕進徽猷閣奉祀請老升寶文閣致仕帝思前功進
龍圖閣而杲卒遺表上贈開府杲淹貫多能為文麗
密清嚴善行草急就章晚歲專意理學嘗言吾兵間
無悖謀左畫得於四書子庚
庚字康侯幼倜儻有大志性剛勁通宋典故善為文
從父兵間習邊事未入仕已立戰功明堂恩補官大
元兵圍安豐兵將不相下庚調護咸得其歡心卒恊
力捍禦杲帥淮西辟書寫機宜文字廬州圍解庚白
事廟堂諸將餽金助上功費皆受之賞典行歸悉反
所餽遷籍田令兼制機督幹監呂文德聶斌軍與大

元兵戰朱皐白家遷將作監簿杲在建康廒通判和州權知真州郡素缺備廒大修守禦具積排杉木殆十萬株差知興化軍奉祀鴻禧觀起知邕州改潮州以言者寢命赴淮東制司議幕過闕遷將作監丞遷司農丞知和州陛辭言今天時不可幸地利不可恃人和不可保苟恃天幸恃長江恃清野而付邊事於素不諳歷之人未見其可帝嘉納尋兼淮西提點刑獄浚城濠增守備脩學宮知真州兼淮東提點刑獄踰年進直秘閣移淮西兼廬州安撫副使人歡迎如見慈父治績甚多就任加刑部郎中升寳文閣與大

元兵戰於望仙白沙城升華文閣開慶元年冬進大理少卿淮東轉運副使兩淮制置司參謀官特授兩淮制置使知揚州射陽湖饑民嘯聚庚曰吾赤子也遣將招刺得丁壯萬餘戮止首惡數人明年四月火杭章自劾召赴行在尋直寶文閣知隆興府江西轉運副使卒

王登字景宋德安人少讀書喜古兵法慷慨有大志不事生產出制置使孟珙幕府久之權知巴東縣獻俘制置司登念奮自書生不拜吏曰不拜則不敢上難之竟棄功去淳祐四年舉進士調興山主簿總領

賈似道檄修江陵城條畫有法明年制置使李曾伯經理襄陽登在行以積功升尋以母憂去及吳淵爲制置使邊事甚亟因憶弟潛盛言王登才畧具書幣招之登方與客奕發書衣冠拜家廟長揖出門問牛幾何可盡發犒師淵慨然曰事亟矣柰何登曰亟呼諸將共議衆至驩躍曰景宋在此淵曰汝輩欲西門出景宋欲從方城如何衆曰惟命登曰用兵患不一登書生不過馮軾觀戰請五大帥中擇一人爲節制淵曰請監丞出正謂此也即書銀牌曰監丞代其親行將士用命不用命賞罰畢具申登至沙市椎牛釃

酒得七千人誓曰登與諸將義同骨肉今日之事登
不用命諸將殺登以獻主帥諸將有一不用命登有
制劉在不敢私也衆股慄聽命竟立奇功於沮河趙
葵為制置使見登握手曰景宋一身膽惜相見晚也
俾參宣撫司兼京西兩節馬光祖為制置使辟充參
謀官遷軍器少監京西提點刑獄登威聲日振有余
思忠及徐制幾譖於光祖曰京湖知有王景宋不知
有馬制置非久易位矣光祖疑焉出登屯郢州後以
幹辦鍾蜚英調護情好如初侍御史戴慶炣劾思忠
其黨過元龍沈翥在幕中又傾之以是議論不合才

畧不能施識者惜焉開慶元年登提兵援蜀約日合戰夜分登經理軍事忽絕倒五藏出血幕客唐舜申至登尚瞪目視几上文書俄而卒它日舜申舟經漢陽有蜀聲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聲也是夕舜申暴卒

楊掞字純父撫州臨川人少能詞賦里陳氏館之教子數月拂衣去遊襄漢既而代陳中選陳謝之萬緡輦以入倡樓篋垂盡夜忽自呼曰純父來此何為明日遂行用故人薦出淮閫杜杲幕杲曰風神如許它日不在我下由是治法征謀多咨於掞逾年安豐被

兵掞慨然曰事亟矣掞請行乃以奇策解圍奏補七官掞僉置身行伍間騎射所當工夜以青布籍地乘生馬以躍初過三尺次五尺至一丈數閃跌不顧制置使孟珙辟于幕嘗用其策為小子房與之茶局周其資用掞以本領錢數萬費之總領賈似道稽數責償珙以白金六百令掞償之掞又散之賓客酣歌不顧似道欲殺之掞曰漢高祖以黃金四萬斤付陳平不問出入公乃顧此區區不以結豪傑之心邪似道始寘之珙嘗燕客有將校語不遜命斬之掞從容曰斬之誠是第方會客廣謀議非其時非其地也珙大

服未幾有大將立功珙坐受其拜撫為動色因歎曰大將立功庭參納拜信兜鍪不如毛錐子也於是謝絶賓客治進士業遂登第調麻城尉向士璧守黃州檄入幕尋以戰功升三官無何得心疾曰我不可用矣遂調潭州節度推官趙葵為京湖制置使撫與偕行王登迓於沙市極談至夜分撫退曰王景宋滿身是膽惜太沉細者如撫副之何事不可為也但恐終以勇敗後登死人以為知言逾時士璧守峽州招之病不果行而卒贈架閣

張惟孝字仲友襄陽人長六尺通春秋下第乃工騎

射城中亂爭出闕惟孝挼劍殺數人趨白河見一舟
壯鉅甚急登之舟人不可惟孝曰今日之事非汝即
我能殺我者得此舟衆披靡遂以舟達郢州兵亂奔
沙洋别之傑為帥盡隘諸湖不泄水惟孝令二人貫
服前行察窺隘兵曰易與耳乃與十騎衣黑袍假為
敵兵曰後隊亟至守隘四五百人悉潰舟趨藕池開
慶元年卜居江陵至沙市衆舟大集不可涉頃有峩
冠張蓋從者數十則宣撫姚希得之弟也令曰敢有
爭岸者投水中惟孝睥睨良久提劍驅左右而出舉
白旗以麾令衆船登岸毋敢亂次幹官鍾蜚英見而

異之以告唐舜申舜申曰吾故人也具言惟孝平生蜚英謂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道希得羅致之宴仲宣樓蜚英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希得大喜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為君侯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危甚於是擊鼓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

招之不就而遺物色之不可得或云已趨淮甸後不知所終

陳咸字逢儒監察御史升卿次子爲叔父巨卿後登淳熙二年進士第調内江縣尉縣吏受賄賦民不均咸以聞于部使者爲下令聽民自陳利病而委咸均其賦改知果州南充縣轉運司辟主管文字歲旱税司免下戶兩税轉運使安節以爲虧漕計咸白安節曰苟利於民違之不可因言今楮幣行於四川者幾虧三百萬苟增印百萬足以補放免之數安節從之軍多濫請咸每裁損帥屬以爲言咸曰咸首可斷濫

請不可得蜀歲收激賞榷輸絹錢民以為病咸白安
節覈入節出奏歲減二十餘萬緡擢知資州時久旱
咸被命即請帥臣發粟二千餘石以振明年東西川
皆旱總制二司議蠲民賦而慮虧國課咸請增印未
補發引百有九萬以償所蠲議遂決大修學宮政以
最聞改知普州開禧元年邊事興四川宣撫使程松
奇其才辟主管機宜文字咸首貽書論兵不可輕動
勸松搜人才練軍實考圖籍以疏財用之源視險要
以決攻守之計約大將面會以免疑忌之嫌捐金帛
募死士以明間探之遠出虛擣奇之策審於當用偉

勝趨利之謀寢而勿行松復書深納然實不能用副
使吳曦蔑視松易置將兵不關白正使松務為簡貴
咸憂之復說松收梁洋以北義士為緩急用據險阨
立關堡杜支徑以備不虞松又不能用遷利路轉運
判官曦叛臣於金關外四州繼沒人情大駭咸留大
安軍督軍糧檄其守楊震仲振流民備姦盜衆稍安
安丙密以曦反謀告咸咸即遣人告松松不之察曦
以咸蜀名士欲首脅之以令其餘檄咸議事咸不往
遂之利州抵城外偽都運使徐景望已挾兵入居臺
治英宗諱日景望大合樂以享咸力拒之初咸自大

安東下遇僞將褚青與語青有悔意至是以主管文
字王釜福艾可與共事欲結二人誅景望燒棧閣絕
曦援兵既而釜棄官歸咸以青不可保謀遂沮李道
傳問咸計將安出咸曰事極不過一死耳必不為吾
蜀累也語家子欽曰咸受國厚恩義當擊賊恨無兵
權獨有下策削髮以全臣節會曦以書招之急咸答
書勸其稟命既而欲親諭之遂行遇僞統領孟可道
知曦已僭亂曰吾書不可用矣還至后鐵入帳中以
刀自斷其結披緇而出景望遣兵拘咸于岸曦聞怒
甚吳晛勸曦召咸主武興寺因殺之安丙力為救解

乃得釋歸曦既誅咸語諸子曰吾不能討賊而棄官守罪也上表自劾安丙楊輔等皆勉其出丙奏以咸總蜀賦從之時僭亂後帑藏赤立咸至武興與丙商榷利病兵政財計合為一家請丙奏于朝覈諸司羡餘移支常平廣惠米鑄當五錢榜賣官弁權截四路上供汰弱兵二萬餘覘畫備至故軍興增支之數八千七百五十餘萬皆不取於民咸總賦之始贍軍帑廩緡不過一千四十五萬餘糧不過九十一萬餘料不過二萬餘咸晝夜精勤調度有方不二歲益昌大軍庫有楮引百八十萬成都免引場楮撥二百一

十餘萬城下三倉軍糧四十餘萬石預借米本一百一
十餘萬又别貯軍糧百四十九萬石料七萬餘而布帛
絲綿銅鐵錢與祠牒不預焉劒外民久苦役調或建
議調東西兩路及夔路丁壯共其勞令始下民憚行
馳愬于安丙乞計直輸錢以免行久而不克輸者十
五餘萬咸蠲之蜀錢引舊約兩界五千餘萬半藏於
官自軍興引皆散於民宣總二司增刱三界通行八
千餘萬價日益落咸捐一千二百餘萬緡以收十九
界之半又與丙議合茶馬司之力再收九十一界續
造九十三界以充之於是引價復昂糴價頓減嘉陵

江流忽淺或云金人截上流咸不動疏而導之自益
昌至于魚梁饋運無阻金州地險咸增饋米以實之
人皆曰金州之險金人不可向何益之為咸曰敵至
而麕無及矣未幾金人犯上津守賴以固召為司農
少卿卒丙列奏其功賜謚勤節初宣諭使吳獵嘗表
其節詔進二秩咸乞回贈所生父母焉

論曰宋之辱於金久矣值我國家興師討罪聲震河
朔乃遣孟珙帥師夾攻遂滅其國以雪百年之耻而
珙說禮樂敦詩書誠寡與二杜杲王登揚掞張惟孝
思以功名自見雖所立有小大皆奇才也陳咸不從

逆曦雖不能死然理財於喪亂之餘蜀賴以固守豈不賢於匹夫之自經溝瀆者哉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一

#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二　宋史四百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趙汝談　趙汝讜　趙希錧
趙彥吶　趙善湘　趙與懽
趙必愿

趙汝談字履常生而穎悟年十五以大父恩補將仕郎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丞相周必大得其文異之語叅知政事施師點曰是子他日有大名于世調汀州教授改廣德軍添差江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嘗從

朱熹訂疑義十數條熹嗟異之佐丞相趙汝愚定大策汝愚欲驟以詞掖處之力辭去持祖母服汝愚去國其弟汝讜力上疏乞留汝愚斬侂胄聞者吐舌兄弟罹黨禍斥去尋調安慶府教授添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丁母憂免喪召為大社令時侂胄用事熾甚汝談痛憤登壇讀祝大呼侂胄及陳自強名自強不能堪它日指汝談曰未坐白晳者何人汝談不為動以祭知政事李璧薦召試館職擢正字是時吳曦叛上下束手或請誅以曦為王其人造汝談汝談詰之曰孰欲王曦者可斬其人面發赤不能對遂以言

去主管崇道觀添差通判嘉興府與郡守王介志合
改知無為軍與光州守柴中行安豐守陸峻俱稱循
吏時金人內變有旨令獻料敵備邊二策其料敵之
策曰禍亂猶在河北未遽至河南蓋豪雄擇形勢大
盜窺貨寶金帛重罷俱聚河北河南無大川為之險
欲起安所憑且金素以河南近我置守多完顏氏親
黨其下亦令蕃漢錯居所以防慮備盡縱彼喪亂守
將欲畔則自畔何至相率盡反然有天下者自不容
易一日廢備豈以金人存亡之候為吾緩急哉其備
邊之策曰今邊州大抵無城缺兵少糧鎧仗不足若

使自辨何所取資囙諸朝廷安得力給若倣古藩封
抜用英傑守郡則併租稅市榷之利盡與之免其共
貢上不置監臨下悉聽選辟民得自賦兵得自募凡
百悉聽所為其有功者亦不遽徙就峻爵秩增異車
服給美田宅官其子孫凡可優寵無不極至使內為
公卿雖貴曾不如守邊之樂如此則有才者爭自奮
勵緩急必能出死力報上千後河南二十餘年猶為
金守宋沿邊諸郡權大削兵事無肯任責者汝談之
言若著龜然改湖北提舉常平振饑盡力知溫州改
知外宗正作詩勉其族屬皆望風而化遷江西提舉

常平寧宗崩以哀痛得疾賀理宗表力寓勸戒陳碩曰此諫書也數月祠授江西轉運判官辭不獲命之官一月以言者罷先是汝談因疾去官言者謂其傲睨軒冕不樂為世用至是彌遠不與祠迺杜門著述端平初以禮部郎官召入對言倚用老成廣集忠智訪求衆敝之原辟取可行之策以飭積蠹之蠱而成終泰之功者願加聖心焉又言大佞似忠大姦似聖未免信向而權任之始未見甚失久乃寖至差訛則綱維之臣將不能不執議論之士將不得不言執之堅寧不疑其侵權言之數寧不意其賣直至是則不

特是非邪正易位而黜陟予奪失中多矣又曰外之得以窒吾聽雜吾目擾吾天君者以吾未得虛一而靜之理也苟得之導我聲色而不能入投我寶貨而不能中扇我以功名而不能動凝然湛然孰得干之尋改秘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時集議出師汝談反覆言不可輕戰而和尤非計既而三京收復雖前言用兵不便者亦喜汝談獨有憂色未幾洛師敗朝論始服其先見遷宗正少卿兼權直兼編修國史檢討實録兼崇政殿説書因講論語而言漢元帝恭儉無過惟以剛不克改明不能繹優柔不斷而漢業遂衰

權吏部侍郎升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院同修撰以所註易進講時朝議復畝稱褚汝談言非便迮時宰意京師軍變宰相乞貶秩上已允汝談奏恐失體持不可草答詔以為貶秩易審舉措難宰相滋不悅以言去國提舉崇禧觀起知婺州四辭不允至郡力匄祠召赴行在四辭權禮部侍郎兼學士院力辭兼直時金兵新破三關增秩稱提官褚四郡獲賞汝談獨蹙頞登對首疏言邊面無可倚仗乞超越拘攣簡拔俊傑如吳用周瑜魯肅晉任祖逖陶侃故事使之各分方面連數十城推轂授權盡歸賜復巴蜀

一人荆襄一人兩淮各一人一切便宜行事不復更從中御度幾伸縮由己機用出心蓋推廣鄉者備邊之策且曰臣之此策行於開禧未用兵之前決不至罹今日之患其論楮法尤中時敝上稱歎久之且謂卿文學高世宜代予言力辭何為卒以老祈免章四上免兼直改侍講數日仍兼直學士院五辭權給事中權刑部尚書及卒轉兩官遺表上又轉四官汝談天資絶人沈思高識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冊其論易以為為占者作書堯舜二典宜合為一禹功只施於河洛洪範非箕子之作詩不以小序為信禮記雜

出諸生之手周禮宜傳會女主之書要亦卓絶特立之見為文章有天巧萬於倫誼而忘仇怨御史王益祥嘗劾之後汝談官其鄉益祥愧不敢見汝談乃數過之相得歡甚嘗論議韓非李斯皆有荀卿之才惟其富貴利欲之心重故世得而賤之惟卿獨能守其身不苟希合士何可不自重哉所著有易書詩論語孟子周禮禮記荀子莊子通鑑杜詩注

趙汝讜字蹈中少俶儻有軼材智畧出入上龍泉葉適嘗過其家汝讜年少衣短後衣不得避適勸之曰名門子安可不學汝讜慚自是終身不衣短後衣折

節讀書與兄汝談齊名天下稱為二趙以祖遺恩補承務郎歷泉州市舶務利州大軍倉屬從臣薦宗室之賢者監行在右藏西庫韓侂胄謀逐趙汝愚汝讜兄弟昌言非是且上言訟汝愚寃侂胄惧其詞直使其黨胡紘再攻汝愚以汝讜兄弟受汝愚厚恩私屬為之畫策惑亂天聽為言斥使去國坐廢十年調華亭浦東鹽場棄職去辟浙西安撫司幕官調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皆不赴以前官改鎮東軍登嘉定元年進士第為大社令遷將作監簿大理司農丞與史彌遠不合請外改湖南提舉常平易江西尋提點刑

獄瑞州大姓幸氏貪徐氏田不可得強取其禾終不與誣以殺婢寘徐獄徐訴其寃汝讜以反坐法黥竄幸氏籍其家幸氏走告急于中宮徙汝讜湖南既至則表直臣龔夬墓瀏陽有豪民羅氏奪民田汝讜復懲以法遷知温州卒汝讜常言宗子不忘君孝子不辱身臨難則功業當如朱虛立身當如子政

趙希錧字君錫舊名希喆登慶元二年進士第改賜今名少扶父喪歸道遇寇左右駭散希錧拊棺慟哭不懾寇義而去學于陳傅良徐誼既舉進士調汀州司戶峒寇李元礪方起汀人震懼郡會僚佐議守城

希館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所見乎希館曰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悉精銳以扼其衝賊不足慮矣守以付希館人為危之希館至關審形明閒申令謹候分畫粗定賊已遣諜窺關希館得諜詰之縱其舉火相示而羸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突至希館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餘黨聞風而遁希館引還老稚羅拜相屬希館繇他道以避之事聞詔升州推官治疑獄決滯訟揖下邑弭亂卒去之日軍民遮道泣送者數十里調主管夔州路轉運司帳司疏大寧鹽井利

病使者上諸朝民便之改知玉山縣未行召對希錧
首言民力困於貪吏軍力困於債帥國家之力則外
困於歸附之卒內困於浮冗之費次論四蜀銓科舉
之弊次論大寧鹽井本末寧宗嘉納之授大理寺丞
遷大宗正丞權工部郎官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
為人後有過禮吏受賕亡藝莫敢自陳希錧白其長
推行之會朝議燕邸近屬赴朝參者少命希錧易班
希錧力辭弗充特換授吉州刺史提舉佑神觀未幾
廷臣言宗姓換班人嘗舉進士請視朝士聽輪對於
是希錧次對時首論今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辦事之

入朝紳清選也以緘默為清重以刻薄為舉職以無
所可否為識體闒寄重任也以大言為有志以使過
為知恩臣非敢厚誣天下以為無人患在選擇未得
其道罷使未當其才爾授成州團練使賜金帶令服
繫以寶璽推恩進和州防禦使理宗即位進潭州觀
察使以公族近邸恩特加厚又進安德軍承宣使希
錧引對言初政急務莫先於明道總治統收人心上
為動容越明年論祠奈不蠲禁衛不肅慈明宮上壽
升節度封信安郡公卒遺奏聞上震悼輟視朝賜含
斂贈以金幣希錧風資凝重胷抱魁壘揚人之善不

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居官祁寒盛暑未嘗謁告衣食取裁足而已追封信安郡王

趙彥吶字敏若彭州人登四川類試第少以材稱吳曦叛以祿禧偽守夔彥吶結義士殺之遂顯名嘉定十二年關外西和州新被兵制使安丙檄使經理金人再至戰却之因請修州北水關募民耕戰以守又勸丙盡捐關外四州租結民兵使各自為守皆不行在州五年得軍民心轉提點刑獄尋帥沔時譽甚都及崔與之代丙始察其大言無實謂他日誤事者必此人請廟堂毋付以邊藩尋奪其節制寶慶元年乃

移帥興元三年會鄭損棄四州退保三關彥吶力爭不勝罷歸家者五年紹定四年桂如淵代損起彥吶於副使更李𡌴黃伯固昔彥吶副之端平元年遂升正使丞相鄭清之趣其出兵以應入洛之役不從秦鞏之豪汪世顯久求內附至是彥吶為力請數四清之亦訖不從三年金人大入至三泉彥吶大敗貶衡州其子洸夫用事亦竄嶺南史嵩之留之江陵兩年卒

趙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父武翼郎不陋從高宗渡江聞明州多名儒徙居焉善湘以恩補保義郎

轉成忠郎監潭州南嶽廟轉忠翊郎又轉忠訓郎慶
元二年舉進士以近屬轉秉義郎換承事郎調金壇
縣丞五年知餘姚縣開禧元年添差通判婺州嘉定
元年以招茶寇功赴都堂審察提轄文思院出判無
為軍兼淮南轉運判官淮西提點刑獄四年改知常
州八年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十年知湖州十一年丁
內艱明年起復知和州三辭不獲命還知大宗正丞
兼權戶部郎官改知秘閣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
舉常平兼知無為軍進直徽猷閣主管淮南制置司
公事兼知廬州兼本路安撫仍兼轉運判官提舉常

平十三年進直寶文閣以平固始寇功賜金帶許令服繫十四年進直龍圖閣知鎮江府十七年拜大理少卿進右文殿修撰知鎮江府封祥符縣男賜食邑寶慶二年進集英殿修撰拜大理卿兼權刑部侍郎進寶章閣待制沿海制置使兼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主管行宮留守司公事賜御僊花金帶進封子加食邑紹定元年以刱防江軍寧淮軍及平楚州畔冦劉慶福等功皆升其官進龍圖閣待制仍任兼江東轉運副使三年進煥章閣直學士仍任進封伯加食邑以李全犯淮東進煥文閣學士江淮制置使乃

命專討許便宜從事四年進封侯加食邑及叅全善
湘遣使以露布上乃進兵部尚書仍兼任時善湘見
范葵進取慰藉殷勤餽問接踵有請必應遣諸子屯
寶應以從范葵亦讓功督府凡得捷皆汝櫄等操筆
草報善湘季子汝楳丞相史彌遠壻也故奏報無不
達以平閫寇功轉江淮安撫制置使五年復泰州淮
安州鹽城淮陰縣四城及策應京湖功進端明殿學
士與執政恩例仍任升留守加食邑以受金樞密副
使納合買住降復盱眙軍泗壽二州功進資政殿學
士加食邑遣使賜手詔金器等物九疏乞歸皆不許

請愈力進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封天水郡公加食邑監察御史劾奏善湘御筆以善湘有討逆復城之功寢其奏嘉熙二年授四川宣撫使兼知成都府未拜改沿海制置使兼知慶元府即內祠改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三年兩請休致四乞歸田復提舉洞霄宮淳祐二年帝手詔求所解春秋進觀文殿學士守本官致仕卒遺表聞帝震悼輟視朝贈少師賻贈加等所著有周易約說八卷周易或問四卷周易續問八卷周易指要四卷學易補過六卷洪範統論一卷中庸約說一卷大學解十卷論語大意十卷孟子解

十四卷老子解十卷春秋三傳通議三十卷詩詞雜著三十五卷

趙與㦃字悅道燕懿王八世孫嘉定七年進士調會稽尉改建寧司戶參軍中明法科攝浦城縣丁父憂作善慶五規示子孫免喪授大理評事轉對言天變民情國威三事又言死囚以取會駁勘動涉歲時類瘐死而干證者多斃逆旅宜精擇憲臣悉使詳覆果可疑則親往鞫正必情法輕重可閔始許審奏遷籍田令久之拜宗正寺簿歷軍器監司農寺丞遷宗正丞兼權都官郎官改倉部權度支以直寶章閣知安

吉州郡計仰榷醋禁網峻密與權首捐以予民設銅鉦縣門欲愬者擊之冤無不直有富民愬幼子察之非其本心姑逮其子付獄徐廉之乃二兄強其父析業與權曉以法開以天理皆忻然感悟又嫠媼僅一子亦以不孝告留之郡聽日給饌俾親饋晨昏以禮未周月母子如初二家皆畫像事之喪母朝廷屢起之不可議使守邊授淮西提點刑獄弗能奪再期以刑部郎官召乞終禫奉祠復半載乃趍朝自恢復退師又議納使與權言在朝迎合政出多門必得智識氣節之士布列中外可迯兼權檢正遷宗正少卿兼

權戶部侍郎尋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同詳定勑
決明暢罪者咸服郊祀之夕大風雷與權言國本未
定又陳弭盜固本之策有以刑罰術數言於帝者與
權言導民有本如臣待罪天府豈遽能及民惟其真
實相孚待以不擾數月而庭訟彌寡人心本善有感
必從或謂厲以威待以術者非知本之論且言朝令
夕改非以示作新旁蹊曲徑非以肅紀綱帝為悚然
又建言泰刻頌有端平法度語明年改元嘉熙襄蜀
殘破或望風棄地召見便殿言韓琦當仁宗朝猶晝
夜泣血今主憂臣辱矣因具言防邊之道其後多見

四百一十字

施行與權招刺三千人為忠毅軍又言禁衛虛籍及
京口諸郡悉宜募兵統以郡将財先贍軍餘始上供
乞省不急之費薦文武士四十人遷戶部侍郎兼權
兵部尚書論邊事至為深切星變上章請罷大火力
言災變之烈謂臣罪擢髮莫數猶欲以去國為言少
悟上聽願祗畏天威思以實德及民始自上躬痛加
節約廣推振恤五請竄於是中書方大琮言與權素
自潔修疏財輕爵人所共知不幸遇此觀其待罪之
章懇切至到未嘗不歎其知義也乞俞所請使小大
之臣皆知引咎乃收一階尋復之與權請先叙復同

降官屬又言艱難不可為之時當慷慨厲志深為人才兵力思遷戶部尚書兼權吏部累勾祠不許論楮幣自嘉定以一易二失信天下嘗出內帑收換屢稱提而折閱益甚嘗請兩界並展十年勿議造新貴州縣毋以損汚抑沮至是遂請不立界限以絕其疑所以區畫者甚備其後詔宰相徧詢侍從與權又以前說陳之有欲以端平錢當五行使與權謂開禧嘗以二當三何救於楮且曰士大夫不清白奉法恪意扶持雖日易一法無捄於楮而國非其國矣法削國弱能獨享富貴乎每言端平以來竄贓吏禁包苴戒奔

四百十字

競戢横斂而風俗沈痼自若或口仁義而身市井率以欺君爲常肥家爲樂遂臨事乏使而小人得從旁乘間竊取官爵矣䟽乞别邪正警媮惰奬用恬退質直之士以絶躁競浮靡之習内廷有關於除授者必斥暗室有涉於謗議者必思清心寡欲以華酣歌黷貨之風其機皆自陛下始又言軍政弛而尺籍不明總兵者或縁功賞開嫌隙内則班行惟求速化守牧類多貪庸楮事日非浮冗不節指陳無虚日大風震雷數見因具陳邊事且言人才國用民力兵威頗乘此機加意根本勿徒困精神於除授老歲月於行移

委公道於私情付事功於無可柰何也遷吏部尚書講筵言膏雨不降星變頻仍在京物價騰踴民譌士譟在外兵權渙散流民充斥登崇元老並建宰輔謂宜風采振揚而事勢猶若此士大夫未必任天下之責天下未必知陛下之志力求歸田會潮汐齧隄執政道帝意留治之手詔云忠正廉勤無如卿者授端明殿學士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江隄竣事獄空力匄罷依舊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提領戶部財用兼侍讀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奉朝請出關遣使趣還會饑民相携溺死帝仍付臨安府事恩例視執政

與懽涕泣奉詔亟榜諭曰今申奏振救宜忍死須史
各全性命佇沐聖恩都人相謂毋死與懽上則祈哀
公朝下則推誠勸分甘雨隨至米商來集流移至者
有以濟之力求納祿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
侍讀監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奉朝請與懽至浙江上
召還即日絕江去帝為悵然與懽三為府尹盡力民
事都人稱趙端明必以手加額曰趙佛子也久之以
舊職知溫州政事必親吏不敢欺紹水砦修貢院以
侍讀召辭不許入對言爵祿之濫因及國本事五內
歸又不許進春秋解升大學士薦士六十人史嵩之

將復入相而人言不已帝以問與權言嵩之老師費財私賂貪富過立名譽必不宜復用時嵩之猶子璟卿誦言其過忽薨而杜範劉漢弼徐元杰三賢暴死人皆疑嵩之致毒與權請優恤漢弼元杰家帝從之而■優恤手詔則與權所擬入也又請以兵財分任輔臣在講筵言以壞證付庸醫僅支殘息徒運巧心天下事尚堪再誤耶時相忌之尋授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日食應詔言事益切月賜內帑與權辭不取帝書安貧樂道植節秉忠字賜之建儲未定乃申言之又言人才乏使贓吏不悛民昔

流而南今流而北盜昔伏於遠今伏於近體認不真賢否無別國將誰與立邪頤富一代之儲使小人無間可投以絕隱伏之禍帝為改容表士宋斌少從黃榦李燔登朱熹之門學禁方嚴羇旅困沮年且八十與懽延之事以父行奏乞用雄禮布衣故事死葬西湖上歲一祭焉帝逐二諫臣與懽力爭之五乞免朝請三乞致仕俱不允賜泰卦詩忠邪辨自是國事皆縷縷言之有不勝書蓋其愛君憂國本諸天性拜少傳卒遺表猶不忘規正帝震悼輟朝賻贈有加詔有司治葬贈少師追封奉化郡王謚清敏累贈太師手

注六經及仁皇訓典詳釋又有高宗寶訓要釋奏議詩文百卷與懽嘗謂士大夫有貪聲則雖奇才與學徒以蠧國害民爾故歛之夕而金帶猶質錢民家云

趙必愿字立夫廣西經畧安撫崇憲之子也未弱冠丁大母憂哀毀骨立服闋以大父汝愚遺表補承務郎開禧元年銓監平江府糧料院調常熟丞嘉定七年舉進士知崇安縣剖判如流吏不能困修學政立催科法列戶名為三等以三期為約足者旌之未足者寬以趣之踰期不納者里胥程督之民皆感懼頑輸革胥吏鬻鹽之敝擅發光化社倉活饑民帥怒逮

吏欲懲之必愿曰芻牧職也吏何罪東擔候謔帥無以詰而止舊有均惠倉無所儲必愿捐緡錢增糴至二千石力主義役之法鄉選善士任以推排入資買田助役則勉有產之家有感化者出己田以倡遂遍行一邑上下便之臺府以聞下其式八郡四十八縣秩滿民共立祠刻石授湖廣總所幹辦公事丁父憂居喪盡禮貽書問學于黃榦服除差充兩浙運司主管文字再考特差充提領安邊所主管文字差知全州陛辭奏乞下道江二州訪周惇頤之後知常州改知處州陳折帛納銀之害皆得請移泉州罷白土課

及免差吏榷鐵諷諸邑行義役秋旱力講行荒政乞
撥永儲廣儲二倉米振救差主管官告院越五日詔
依舊主管官告院兼知台州一循大父之政察民疾
苦撫摩凋瘵修養濟院建陳瓘祠政教兼舉端平元
年以直秘閣知婺州至郡免催紹定六年分小戶綾
羅錢三萬緡有奇立淳良頑慢二籍勸懲人戶措置
廣惠倉及諸倉積穀奏乞寬減內帑綾羅申省免用
舊例預解諸色窠名錢罷開化稅場遷太府寺丞尋
遷度支郎中詔以汝愚配享寧宗從必愿請也兼右
司郎中引見疏言陛下英明睿運斷出於獨固欲一

切轉移之然而大權若在我或者猶有下移之疑衆正若已開或者猶有旁徑之疑策免二相銷天變也去者固難以復留留者恐終於引去虛鼎席以待故老疑者或意其未必來而況在數千里之外責次補以任大政疑者或意其不敢專而況於不安其位中書政之本也今果何時尚可含糊意向以啓天下之疑乎親擢臺諫開言路也用之未久者何為輕於易去去之未幾何為使之復來召於外服者不知果能用之而必堅除目周行者不知果能聽之而無諱乎朝廷除授軍國賞罰本至公也今有姓名未達於廟

堂而遷擢忽由於中出斥逐三衙竟不指名罪狀而人始得以疑陛下矣一除目之肦一號令之出雖未必由於閹官而人或疑於閹官雖未必由於私謁而人或疑於私謁雖未必由於戚畹宗邸而人或疑於戚畹宗邸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非陛下所私有也陛下雖有去敝之心而動涉可疑之迹陛下亦何樂於此時論偉之三京兵敗邊事甚亟詔條上守禦計必悉言十事下哀痛之詔合江淮之兵捄江陵之急節財用之宜療議和之使撫無歸之民處北來之衆置鎮撫之使擇帥閫之代援未用之將皆切於邊

要政府議楮幣日輕欲令諸州再用印及他為稱提之法必忽力爭不可嘉熙元年貽書政府論邊防事宜授右司郎中火災必忽應詔上封事曰開邊稔禍之刑牽制而未行激變棄城之戮姑息而未舉京襄淪没祖宗之基業莫能保淮蜀蹂躪赤子之寃魂無所依履畝之令下而加以抑配稱提之法嚴而重以告訐民無蓋藏每有轉壑之憂士不宿飽常有思亂之志又曰臺諫給舍骨鯁之論莫容左右便嬖浸潤之言易入春夏常享閣㬊於原廟之尊節鉞隆恩啟勳於邸第之貴又曰必也正故相專國之罪嚴貪夫

徇國之誅思室鬼髙明之瞰先編氓後親貴去木妖
競治之釁尚堅固革奢華戒宴殿無度之讌酣節内
庭不急之營繕又論濟王及國本事遷左司郎中又
遷司農少卿兼左司轉對言正氣日消月沮馴至今
日非惟搢紳不肯論事下至草茅之士皆結舌矣端
平初年沉痾方去新病未作陛下猶勤於咨訪如恐
不及今疾攻心腹決裂將潰乃不求瞑眩之劑以起
其殆甚可惑也又曰毋使人臣以指斥懷疑毋致陛
下以厭言得謗時直士相繼去故必愿及之兼勑令
所刪修官拜司農卿兼職如故翼日改宗正少卿仍

兼刪修勑令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尋兼左司遷太府卿仍兼編修檢討遷宗正少卿詔依舊太府卿仍兼職且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轉對言中才庸主惟其無所知覺故言不可入而敗亡隨之陛下作敬天之圖朝夕對越謂宜天意可回而熒惑失度欝攸煽災迫近禁門幾燬左藏煙埃方息白晝隕星貫日之虹隮陽之雹疊見曡出陛下觀時察變何由致此今日之事動無良筴惟在側身修行祈天永命而已遷起居舍人兼職仍舊大水上封事曰海潮毀隘侵迫禁城災異之來理不虛發必上畏天戒下修人事

易診召和轉移於陛下方寸間耳又曰周官國有大事則舉大詢之理今日之事迫矣謂宜合衆謀屈群策上而搢紳下而芻蕘各陳所見擇其可用之策以授任事之臣庶幾千慮一得以成天下人不因之意暫兼權右郎官言財非天雨鬼輸豈可輕施妄用長此不已必至顛覆異時或得罪今之大夫不能為國生財程异皇甫鎛之徒乘間捷出推敲剋剝以術相勝鑿空取辦以計巧取事掊斂獻羨餘間架緡錢之令下而唐祚愈促矣願陛下精思熟慮約己愛民必如句踐之卧薪嘗膽必如衛文公之帛衣布冠可也

權吏部右侍郎乞免兼撿正從之兼國史修撰時邊事急必慮應詔言宜勑彭大雅自重慶領王青之兵東下以復夔責李安民及歸峽二守以自效調一將督中流之師以伐其順流之謀調一將自間道出鼎澧之後以折其擣虛之鋒調一將助汭與之勢以備江陵之急又宜下湖南遣飛軍及團結民兵之類守沅江益陽江以防衝突長沙盡收江上民船毋資敵用區畫皆中事機暫兼權侍左侍郎李宗勉每稱其平允暫兼權戶部侍郎兼同詳定勑令請立國本請親禱雨遷戶部侍郎暫兼給事中先是錢相嘗繳陳

洵益贈節使不行必愿復繳奏曰李韶向為殿中侍御史疏論洵益乞予外祠以絕窺伺陛下不行其言復奪其職韶不能自安徑求外補令召之不至正以此故若超贈洵益又繳駁不行韶愈無來期矣陛下忍於去一賢從官而不忍於沮一已死之內侍則何以興起治功振揚國勢欲望寢洵益節鉞趣韶供職於是必愿三以疾乞祠不許權戶部尚書疏言端平元年洛師輕出明年德安失襄陽失又明年固始失定遠失六安失郢復荊門失蜀道蹂成都破又明年夔峽徙淳光降又明年滁陽殲越二年壽春棄明年

真陽擾安豐危成都遺燼靡有孑遺又曰去冬安豐危而復安特天幸爾君臣動色太平自賀雷作於雪宴之先期蜀警於大宴之盼命戒心一弛赫鑒已隨之矣又乞諭太府丞覈戶部收支數目庶見多寡盈虛之實有餘則儲之以待朝廷之取撥闕則助之以示宮府之一體二疏迕丞相史嵩之乞免官乞祠皆不許以司諫鄭起潛論列以寶謨閣直學士奉祠辭職名不許淳祐五年以華文閣直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三辭不許閩人聞必愿至欣然歎羨必愿平易以近民忠信以厚俗惻怛以勤政行鄉飲酒旌退

士獎高年裁僧寺實封之數尤留意武事甫入境即
以軍禮見戎帥申明左翼軍節制事宜措置海道修
水教士卒知勸居官四年累乞歸及命召又三辭皆
不許卒遺表上贈銀青光祿大夫必愿才周器博心
平量廣而又蚤聞家庭忠孝之訓師友正大之言故
所立卓然可稱云

論曰宋之公族往往亦由科第顯用各能以術業自
見汝談汝讜希錧是已彥吶帥邊而墮功亦由廟算
之短善湘父子克平大盜與懽以長者稱必愿世濟
其美可謂信厚之公子矣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二

[General Information]
□□=□□□□□□□ □□ 115
□□=□□□□□□□□□
□□=154
□□□=□□□□□
□□□□=1937
SS□=12460470
DX□=000007546256
url=http://book2.duxiu.com/search?&channel=search&gtag=&sw=%B0%D9%F1%C4%B1%BE%B6%FE%CA%AE%CB%C4%CA%B7++%CB%CE%CA%B7++115&year=&sectyear=&seb=0&pid=0&showc=0&fenleiID=&Pages=1&searchtype=1